

散文 佳作 齊家敏

筆名/魚的腳

個人簡介：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四年級

現居每晨起床皆能望見太平洋的地方，但半年後將會搬離，還不知未來的去向，希望也是個溫暖的城市。曾獲阿公店文學獎、親情文學獎等，另著有師生創作集《華緣綺語》。

大人

國小和國中時，每學期都有一本聯絡簿，上頭紀錄當週的功課和考試，有些老師會要求學生書寫心情，有些會以此與家長互通有無，聯絡簿設計的線條與格子，全看老師要如何應用，但不變的皆是導師簽名隔壁的家長簽名。

孩童時的 G 很常忘記簽名，總在早晨出門上課前才會記起。G 的父親在外縣市工作，母親需照顧嬰兒弟弟，沒有人會陪她起床。她總是自己按掉鬧鐘，坐在床沿發呆（如果是冬天的話會披上被子），幾分鐘後渙散的意識才會集中。接著她會爬下床，上廁所和刷牙，然後更換校服，打開冰箱找東西吃。冰箱有時會有麵包或吐司，有時會有昨天的剩飯，有時會有母親買回來的甜點。G 從不在意早餐吃甚麼，也不擔心吃飽與否，甚至咬個幾口就罷休。她覺得肚子有食物就很健康。她也不擔心一個人出門，上學的路再熟悉不過，閉著眼睛也可以走完，而且她是謹慎的孩子，不會隨意相信陌生人。

她唯一會擔心的，就是聯絡簿有沒有簽名。G 幾乎每天起床，都會想起自己還沒請母親簽名。（有幾次她忘了，意識直到學校才歸位，只好跟老師道歉，老師也沒責怪，但她還是很愧疚。）於是她會躡手躡腳地打開主臥室的房門，偷看幾眼嬰兒床上的弟弟，然後悄聲呼喚：媽媽、媽媽，可以幫我簽名嗎？通常 G 喊到第三次，她的母親便會嗯一聲，從被中伸出右手，接過 G 手中的原子筆——G 都拿藍筆，簽名在一片黑色墨水中格外鮮明——在紙上唰唰唰地簽名。G 需要將家長簽名的格子精準地對上母親手中的筆，因為母親沒有睜開眼睛。

母親就算在夢中迷茫，還是能簽出好看的名字。老師的名字也很好看。偶爾回家一趟的爸爸的名字也很好看。大人簽的名字都很好看。

等我成為大人，就能寫出大人的字了。

G 爬下母親的床時這樣想。

他們家有三間房間，一間給偶爾回來的父親（不過裏頭總是堆滿東西），一間給母親和弟弟，一間給 G。G 的房間是自己選的，當初搬進屋子時，她覺得這間的窗簾最好看。但她其實很不喜歡自己睡。她想睡在母親旁邊。不過母親說她太早起，常吵醒需要睡眠的弟弟。哀嚎了幾次未果後，她問母親幾歲開始自己睡，母親說以前的孩子沒有單獨的房間。好吧，看來她是幸福的孩子。

她夜裡不敢背對房間，看著白牆時不知道背後有什麼東西；她也不敢打開

窗簾，因為窗戶外是曬衣服的陽台，她害怕有人站在那邊。只有在父親回家時，G 才能安心地入睡，因為父親睡得很晚，房間常亮燈，她看著門外微弱的燈光，知道自己不是整個家最後入睡的人。（她在更小時，甚至害怕一個人在家。但後來愛上電腦裡才有的動畫，戴上耳機就能進入不同的世界，從寂靜的屋子裡脫離，不去管屋子裡有沒有聲音。）

她很佩服父親，父親能一個人睡得很沉。她有時在夜半之際，會聽見房間裏有聲音，可能是椅子挪動聲，可能是腳步聲，可能是細語聲。但她即使醒來也不敢睜開眼睛。

G 很好奇父親會不會也聽得見聲音。父親是沉默的人，唯獨睡覺時鼾聲不止，不知道是蓋過了屋內的雜音，或是父親不曾聽見。

等我成為大人，就能自在地入睡了。

G 將全身連頭罩進被子裏時這樣想。

國中的學生都會收到一本生涯手冊，上頭記錄他們的夢想。G 也不例外。她一年級時在理想志願填上美食節目主持人。那時候時尚玩家很流行，螢幕裡的人走訪了台灣各地，甚至去到遙遠的城市，去到神秘的國度。他們可以以工作之名吃遍各地美食，玩遍各方勝景，G 看了很羨慕。

升上國二後，她在理想志願那欄填上作家。作家二字在美食節目主持人隔壁略顯單薄，但她很興奮。她在那年愛上寫作，後來國三、高一、高二，甚至到大學一年級，每個理想志願的冒號後都拴上作家。

大人常說全職作家養不活自己。握著自動筆寫小說的 G 才不這麼認為。她覺得自己從此刻開始努力，肯定能成為很厲害的作家。老師也說她很有才氣，給她的月考作文都打上六級分。（G 是第二屆會考生，英文聽力和數學手寫題都要算分，他們常跟著電視新聞一起哀嘆自己是政府的白老鼠。）她還記得國三最後一次月考，國文成績拿了九十七分，是全校最高。她相信自己文采非凡。

國文老師曾在課堂上，要學生們寫下二十歲要完成的十件事情。對十歲初頭的孩子而言，二十歲好遙遠。二十歲已經是大人了。他們甚至不知道二十歲連大學都還沒畢業。在國中生的眼裡，二十歲是意氣風發的年紀，是人生的巔峰，是最燦爛的時候。G 也這樣認為。多年後，她早就不記得剩下九件事了，但她永遠記得第一點寫著：出一本自己的書。

等我成為大人，就能出很多本書。

G 在隨堂測驗紙上寫下其他九點時這樣想。

高三學測前一個月，G 在外地工作的父親打來電話，說他罹患了癌症，要住院治療。她夜裡更難入睡了，因為總聽見哭泣聲。分不清是屋子裏誰的。

G 的學測考得沒有很好，那一年她剛滿十七歲。

上了大學後，G 離開了熟悉的城市，隻身在外生活。頭幾個禮拜她沒有像網路上的經驗談所言，會在熄燈後默默流淚。她一直都沒有哭，並且逐漸習慣一個人的空間，就算翻身面對漆黑的房間，也不再害怕。她還能踢落被子，或是不蓋住腳趾，任自己在床上亂成一團，故作自在。因為知道害怕也於事無補，已經沒有另一張床能容她偷偷翻上。

她很常作夢，夜半也常醒來，不過她已經敢睜開眼睛，也有勇氣起身上廁所。她的房間還是會發出細碎的聲音，但她分辨得出來，那不過是隔壁屋子的生活痕跡、冷氣運作的證明，或是偌大世界裡的其他小生命。（只要不是蟑螂就好。）

她在每天都必須面對的黑暗中，終能坦然入眠。但真正自在與否，卻難以認清。

她在學校裡見到了更多人，認識了各個城市的少年少女。他們都懷揣著天真的夢來到陌生的城市，從來沒想過會在這裡打破。G 也沒有。

她照著國中的夢想，填上了中文相關的科系。頭一年還以為可以在這裡履行心願，但沒過多久，在投稿皆無下文且對所學產生懷疑的日子裡，她才相信，這個世界和古時一樣，仍有眾多不得志的人。但她不是不得志的人，她是認清自己的人。原來有些人沒有天份，再努力還是在起點打滾。

她知道不是每個充滿嚮往的孩子長大後都能如願，所以她將心裡的希冀抹殺得一乾二淨。順其自然，提筆寫小說的她這樣想，我是個不奢求的大人。

很難說清楚是什麼感覺，或具體發生何事，但離開了熟悉的家鄉，獨自生活後，G 逐日發現有許多事是她兒時未想過的。隨著年紀增長，說的話愈來愈少，提起的嘴角愈來愈平淡，眼裡的光愈來愈暗。身旁的人稱讚她成熟了許多，她笑著說沒錯。

但她也不用特別說些什麼，她想，大部分的人時間到了都會懂。

她在大學有過幾個學妹室友。其中一位曾說，第一眼看見 G，以為她交過幾個男朋友。

看起來交過男友的長相是什麼樣子呢？是看起來被很多人愛著，還是看起來不缺愛呢？但很可惜，G 二者皆非，她既沒人愛又缺愛。她滿腦子的困惑和沮喪找不到歸屬感，跟它們的主人一樣，漫無目的地漂泊。

除了小說外，G 也很喜歡寫歌詞，但她音感很差，甚至常常被嘲笑五音不全。不過她的夢想從來不是當歌手，所以她一點也不在意——好吧，被嘲笑時還是有點小難過，但和其他的挫折相比，根本不算什麼。

大學最後一個暑假，搬回高雄的父親被檢查出癌細胞轉移。銷聲匿跡的惡勢力來到了肝臟。母親知道後嘆口氣，好像習慣了一樣，不再將離婚掛在嘴邊。G 覺得自己的世界崩塌又崩塌，然後她大哭了一場。

哭完後，她跑去附近的連鎖咖啡廳寫了一首歌，歌詞裡有一段這樣說：可你還沒忘記啊/小時候大人問你夢想/眼裡閃閃發光/高聲回答/曾經想成為的大人/是如今的樣子嗎 還是/也一起埋藏在 看不見的地方 等待陽光/或是自己 真的放下/真正長大。

後來這首歌投往了一次比賽，沒有入選，但 G 不在意。

G 兒時常夢見自己坐在機車後座，搖搖晃晃，天色昏暗，路燈糜爛，身旁萬千人車，而身下的機車愈騎愈快。

她記不得駕駛是誰，他們一晃而過，她便從車上落下。或許左右跌落，又或直接向後摔去，只得雙手緊抓車尾的把手不放，無助地在城市中被拖著往前。G 非常討厭這類的夢境，無論是腳離地的不踏實，又或是在風中隨時會墜落的慌亂。

但後來年齡稍長，她開始真正在城市中生活，成為川流不息的其中一員。站在偌大的世界裡，發現自己微不足道，哪怕雙腳立於地面，也沒有踏實的感覺。好似活著就是在夢中的機車後座，而她每天都在墜落。

父親檢查出新的癌症後沒幾個月，G 收到了全班一起租借的學士服。

其實，她從來沒想過自己穿學士服的樣子。看著黑色的衣袍，只有胸口那條白色寬線，有點沉重，有點沉默。終要揮別一段時光，終要放下一些執著。猶若站上月台，等候末班車，身後是緊鎖的大門，她手握鑰匙，但已無法反悔。她其實很想繼續當個孩子，或退而求其次，當個學生，一輩子拿著學生證，買學生票，享受小確幸的快樂。但她不行，她身上已經有了家的擔子。

然後，她想起了前陣子落選的那首歌詞。

最近每天都在這種情緒裡度日。

G 有時嫌棄感性真是身上的累贅，但有時又覺得感性是最堅強的堡壘。她可以放鬆大哭，也可以豪爽大笑。她的情緒起起伏伏，尤感每走遠幾步，就有

些東西堪堪遺落，行路之人得忙著彎腰，拾起從前。

她接著想起柯裕棻老師的〈紀念一種孤寂〉中一段話：「我想起之前我還那樣天真地以為，只要我願意，我隨時可以輕易回頭，重拾慣有的軌跡並且毫無疑問地繼續安靜下去，這天下午我忽然明白，即使以後還會這樣靜靜地讀書，想事情，寫東西，可是那寂靜無聲的狀態也將迥異於以往。」

她早知道自己是大人了。也早知道自己是寂寞的人。但她現在才知道，原來大人就是寂寞的人。從十七歲到二十一歲，她身上掉落的東西，終究來不及拾起。她以為這不過是長長人生中的一小段路，她梗著脖子走完，還能回頭找尋孩提的軌跡。但穿上學士服的她終於意識到，就算離開讀書的城市，她還是川流不息的其中一員，每天都會從機車後座墜落。

這次 G 的意識歸位後，再沒有離開。

如今的她敢自己入睡了，獨自待在屋裡迎接天明也沒問題。她也學會不在意無謂的理想志願，那是寫在青春裡的東西，用以迷戀未來，緬懷從前，卻不適用於成年人的世界。

但 G 發現自己的簽名怎麼樣都不好看。

原來還是有些事，就算成為大人，也難以強迫學會。

評語

言叔夏老師：

這篇作品以第三人稱的敘述角度，去推進一則關於自我的成長進程。作者在許多細節的撿拾與描繪上都堪稱細膩、流暢。第三人稱的使用或許在行文上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距離，使得這些成長過程中難堪、寂寞的創傷，娓娓道來也不致太過耽溺。場景的刻劃細膩，首尾結構呼應。在謀篇佈局上都是相當完整的作品。但它的完密似乎既是它的優點也是它的軟肋。如果某些部分能再更有穿刺性或破壞性，似乎會使這篇作品更跳脫出來。